

月下小景

改訂本



沈從文著作集之一

小

景

景

## 月下小景

初八的月亮圓了一半，很早就懸到天空中。傍了××省邊境由南而來的橫斷山脈，長嶺脚下，有一些爲人類所疏忽歷史所遺忘的殘餘種族聚集的山砦，他們用另一種言語，用另一種習慣，用另一種夢，生活到這個世界一隅，已經有了許多年。當這松杉挺茂嘉樹四合的山砦，以及砦前大地平原，整個爲黃昏占領了以後，從山頭那個青石碉堡向下望去，月光淡淡的灑滿了各處，如一首富於光色和諧雅麗的詩歌。山砦中，樹林角上，平田的一隅，各處有新收的稻草積，以及白木作成的谷倉。各處有火光，飄颻着快樂的火燄，且隱隱的聽得着人語聲，望得着火光附近有人影走動。官道上有馬項鈴清亮細碎的聲音，有牛項下銅鐸沈靜莊嚴的聲音。從田中回去的種田人，從鄉場上回家的小商人，家中莫不有一個溫和的臉兒，等候在大門外，廚房中莫不預備得有熱騰騰的飯菜，與用瓦罐燉熱的家釀燒酒。

薄暮的空氣極其溫柔，微風搖蕩大氣中，有稻草香味，有爛熟了的山果香味，有甲蟲

M

類氣味，有泥土氣味。一切在成熟，在開始結束一個夏天陽光雨露所及長養生成的一切。一切光景具有一種節日的歡樂情調。

柔軟的白白月光，給位置在山岨上石頭碉堡，畫出一個明明朗朗的輪廓，碉堡影子橫臥在斜坡間，如同一個巨人的影子。碉堡缺口處，迎月光的一面，倚着本鄉寨主獨生兒子儼佑；儼神所保佑的兒子，身體靠定石牆，眺望那半規新月，微笑着思索人生苦樂。

「……人實在值得活下去，因為一切那麼有意思，人與人的戰爭，心與心的戰爭；到結果皆那麼有意思。無怪本族人英雄追趕日月的故事。因為日月若可以請求，或強迫，要牠停頓在那兒時，牠便停頓，那就更有意思了。」

這故事是這樣的：第一個××人，用了他武力同智慧得到人世一切幸福時，他還覺得不足，貪婪的心同天賦的力，使他勇往直前去追趕日頭，找尋月亮，想征服主管這些東西的神，勒迫牠們在有愛情和幸福的人方面，把日子去得慢一點，在失去了愛心子為憂愁失望所嚙蝕的人方面，把日子又去得快一點。結果這貪婪的人雖追上了日頭，卻被日頭的熱所烤炙，在西方大澤中就渴死了。至於日月呢，雖知道了這是人類的慾望，卻祇是萬物中之一的慾望，故不理會。因為神是正直的，不阿其所私的，人在世界上並不是唯一

的主人，日月不單爲人類而有。日頭爲了給一切生物的熱和力。月亮爲了給一切蟲類唱歌，用這種歌聲與銀白光色安息勞碌的大地。日月雖然仍若無其事的照耀着整個世界，看着人類的憂樂，看着美麗的變成醜惡，又看着醜惡的稱爲美麗，但人類太進步了一些，比一切生物智慧較高，也比一切生物更不道德。既不能用嚴寒酷熱來困苦人類，又不能不將日月照及人類，故同另一主宰人類心之創造的神，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使此後快樂的人越覺得日子太短，使此後憂愁的人越覺得日子過長，人類既然憑感覺來生活，就在感覺上加給人一種處罰。

這故事有作爲月神與惡魔商量結果的傳說，就因爲惡魔是在夜間出世的人。皆相信這是月亮作成的事，與日頭毫無關係。凡一切人討論光陰去得太快，或太慢時，卻常常那麼詛咒：「日子，滾你的去罷。」痛恨日頭而不憎惡月亮，土人的解釋，則爲人類性格中慢慢的已經神性漸少，惡性漸多。另外就是月光較溫柔和平，給人以智慧的冷靜的光，卻不給人以坦白直率的熱，因此普遍生物皆歡喜月光，人類中卻常常詛咒日頭。約會戀人的，走夜路的，作夜工的，皆覺得月光比日光較好。在人類中討厭月光的祇是盜賊，本地地方土人中卻無盜賊，也缺少這個名詞。

這時節，這一個年紀還剛祇滿二十一歲的砦主獨生子，由於本身的健康，以及從另一方面所獲得的幸福，對頭上的月光正滿意的會心微笑，似乎月光也正對了他微笑。傍近他身邊，有一堆白色東西。這是一個女孩子，把她那長髮散亂的美麗頭顱，靠在這年青人的大腿上，把牠當作枕頭安靜無聲的睡着。女孩子一張小小的尖尖的白臉，似乎被月光漂過的大理石，又似乎月光本身。一頭黑髮，如同用冬天的黑夜作為材料，由盤據在山洞中的女妖親手紡成的細紗。眼睛，鼻子，耳朵，同那一張產生幸福的小口，以及頰邊微妙圓形的小渦，如本地人所說的接吻之巢窩，無一處不見得是神所着意成就的工作。一微笑，一眨眼，一轉側，都有一種神性存乎其間。神同魔鬼合作創造了這樣一個女人，也得用侍候神同對付魔鬼的兩種方法來侍候她，纔不委屈這個生物。

女人正安安靜靜的躺在他的身邊，一堆白色衣裙遮蓋到那個修長豐滿柔軟溫香的身體，這身體在年輕人記憶中，祇彷彿是用白玉，奶酥，菓子同香花，調和削築成就的東西。兩人白日裏來此，女孩子在日光下唱歌，在黃昏裏與落日一同休息，現在又快要同新月一樣甦醒了。

一派清光灑在兩人身上，溫柔的撫摩着睡眠者全身。山坡下是一部草蟲清音繁複

的合奏。天上那規新月，似乎在空中停頓着，長久還不移動。

幸福使這個孩子輕輕的歎息了。

他把頭低下去，輕輕的吻了一下那用黑夜搓成的頭髮，接近那魔鬼手段所成就的  
東西。

遠處有吹蘆管的聲音。有唱歌聲音。身近旁有班背螢，帶了小小火把，沿了碉堡巡行，如同引導得有小仙人來參觀這古堡的神氣。

當地年青人中唱歌聖手的儺佑，恐驚了女人，驚了螢火，輕輕的輕輕的唱：

龍應當藏在雲裏，

你應當藏在心裏。

.....

女孩子在迷胡夢裏，把頭略略轉動了一下，在夢裏回答着：

我靈魂如一面旗幟，

你好聽歌聲如溫柔的風。

他以為女孩子已醒了，但聽下去，女人把頭偏向月光又睡去了。於是又接着輕輕

唱道：

人人說我歌聲有毒，

一首歌也不過如一升酒使人沈醉一天，

你那傳了蜂蜜的言語，

一個字也可以在我心上甜香一年。

女孩子仍然閉了眼睛在夢中答着：

不要冬天的風，不要海上的風，

這旗幟受不住狂暴大風。

請輕輕的吹，輕輕的吹；

（吹春天的風，溫柔的風，）

把花吹開，不要把花吹落。

小砦主明白了自己的歌聲可作爲女孩子靈魂安寧的搖籃，故又接着輕輕的唱道：

有翅膀鳥雖然可以飛上天空，

沒有翅膀的我卻可以飛入你的心裏。

我不必問什麼地方是天堂，

我業已坐在天堂門邊。

女孩又唱：

身體要用極強健的臂膀摟抱，  
魂靈要用極溫柔的歌聲摟抱。

碧主的獨生子儺佑，想了一想，在腦中搜索話語，如同寶石商人在口袋中搜索寶石。口袋中充滿了放光眩目的珠玉奇寶，卻因為數量太多了一點，反而選不出那自以為極好的一粒，因此似乎受了一點兒窘。他覺得神祇創造美和愛，卻由人來創造讚譽這神工的言語。向美說一句話，為愛下一個註解，要適當合宜，不走失感覺所及的式樣，不是一個平常人的能力所能企及。

「這女孩子值得用龍朱的愛情裝飾她的身體，用龍朱的詩歌裝飾她的人格。」他想到這裏時，覺得有點慚愧了，口吃了，不敢再唱下去了。

歌聲作了女孩子睡眠的搖籃，所以這女孩子纔在半醒後重復入夢。歌聲停止後，她也就驚醒了。

他見到女孩子醒來時，就裝作自己還在睡眠，閉了眼睛。女孩從日頭落下時睡到現在。



在，精神已完全恢復過來，看男子還依靠石牆睡着，擔心石頭太冷，把白披肩搭到男子身上去後，傍了男子靠着。記起睡時滿天的紅霞，望到頭上的新月，便輕輕的唱着，如母親唱給小寶寶聽催眠歌。

睡時用明霞作被，  
醒來用月兒點燈。

岩主獨生子味的笑了。

「……………」

四隻放光的眼睛互相瞅定，各人安置一個微笑在嘴角上，微笑裏卻寫着白日中兩個人的一切行爲，兩人似乎皆略略爲先前一時那點回憶所羞了，就各自向身旁那一個緊緊的擠了一下，重新交換了一個微笑。兩人發現了對方臉上的月光那麼蒼白，於是齊向天上所懸的半規新月望去。

遠遠的有一派角聲與鑼鼓聲，爲田戶巫師禳土酬神所在處，兩人追尋這快樂聲音的方向，於是向山下遠處望去。遠處有一條河。

「沒有船舶不能過那條河，沒有愛情如何過這一生？」

「我不會在那條小河裏沈溺，我祇會在你這小口上沈溺。」

兩人意思仍然寫在一種微笑裏，用的是那麼曖昧神祕的符號，卻使對面一個從這微笑裏明白白，毫不含糊。遠處那條長河，在月光下蜿蜒如一條帶子，白白的水光，薄薄的霧，增加了兩人心上的溫暖。

女孩子說到她夢裏所聽的歌聲，以及自己所唱的歌，還以為他們兩人皆在夢裏。經小岩主把剛纔的情形說明白時，兩人笑了許久。

女孩子天真如春風，快樂如小貓，長長的睡眠把白日的疲倦完全恢復過來，因此在月光下顯得異常活潑，如一尾魚在急流清溪裏。

女孩子祇想說話，全是說些遠無邊際的，與夢無異的，年青情人在狂熱中所能說的糊塗話和蠢話。

小岩主說：

「不要說話，讓我好所有的言語裏，找尋讚美你眉毛頭髮美麗處的言語！」

「說話呢，是不是就妨礙了你的諂諛？一個有天分的人，就是諂諛也顯得不缺少天

分！

「神是不說話的。你不說話時像……」

「還是做人好！你的歌中也提到做人的好處！我們來活活潑潑的做人，這纔有意思呢！」

「我以爲你不說話就像何仙姑的親姊妹了。我希望你比你那兩個姐姐還稍呆笨一點，因爲得呆笨一點，我的言語字彙裏纔有可以形容你高貴處的文字。」

「可是，你會同我說過，你也希望你那隻獵狗敏捷一點。」

「我希望牠靈活敏捷一點，爲的是在山上找尋你比較方便，爲我帶信給你時也比較妥當一點。」

「希望我笨一點，是不是也如同你希望羚羊稍笨一樣，好讓你嗾使那隻獵狗咬我時，不至於使我逃脫？」

「好的音樂常常是複音，你不妨再說一句。」

「我記得到你也希望羚羊稍笨過。」

「羚羊稍笨一點，我的獵狗纔可以趕上牠，把牠捉回來送你。你稍笨一點，我纔有相

當的話頌揚你！」

「你口中體面話夠多了，你說說你那些感覺給我聽聽，說謊若比真實更美麗，我願意聽你那些美麗的謊話。」

「你占領我心上的空間，如同黑夜占領地面一樣。」

「月亮起來時，黑暗不是就祇占領地面空間很小很小一部分了嗎？」

「月亮照不到人心上的。」

「那我給你的應當也是黑暗了。」

「你給我的是光明，但是一種眩目的光明，如日頭似的逼人燿耀。你使我糊塗。你使我卑陋。」

「其實你是透明的，從你選擇諂諛時，證明你的心現在還是透明的。」

「清水裏不能養魚，透明的心也不一定能夠積存辭藻。」

「江中的水永遠流不完，心中的話永遠說不完。不要說了。一張口不完全是說話用的！」

兩人為嘴唇找尋了另外一種用處，沈默了一會。兩顆心一同的跳躍，望着做夢一般

月下的長嶺，大河，砦堡，田坪。蘆管聲音似乎爲月亮所溼，音調更低鬱沈重了一點。砦中的角樓，第二次擂了轉更鼓，女孩子聽到時，忽然記起了一件事。把小砦主那顆年青聰慧的頭顱捧到手上，眼眉口鼻吻了好些次數，向小砦主搖搖頭，無可奈何低低的歎了一聲氣，把兩隻手舉起，跪在小砦主面前來梳理頭上散亂了的髮辮，意思想站起來，預備要走了。小砦主明白那意思了，就抱了女孩子，不許她站起身來。

「多少螢火蟲還知道打了小小火炬遊玩，你忙些什麼？走到什麼地方去！」

「一顆流星自有牠來去的方向，我有我的去處。」

「寶貝應當收藏在寶庫裏，你應當收藏在愛你的那個人家裏。」

「美的都用不着家。流星，落花，螢火，最會嗚叫的藍頭紅嘴綠翅膀的王母鳥，也都沒有家的。誰見過人蓄養鳳凰呢？誰能束縛着月亮呢？」

「獅子應當有牠的配偶，把你安頓到我家中去，神也十分同意！」

「神同意的人常常不同意。」

「我爸爸會答應我這件事，因爲他愛我。」

「因爲我爸爸也愛我，若知道了這件事，會把我照××人規矩來處置。若我被繩子

縛了沈到地眼裏去時，那地方接連四十八根籬筐繩子還不能到底，死了做鬼也找不出路來看你，活着做夢也不能辨別方向。」

女孩子是不會說謊的，××族人的習氣，女人同第一個男子戀愛，卻祇許同第二個男子結婚。若違反了這種規矩，常常把女子用石磨細到背上，或者沈入潭裏，或者拋到地窟窿裏。習俗的來源極古，過去一個時節，應當同別的種族一樣，有認處女為一種有邪氣的東西，地方酋長既較開明，巫師又因為多在節慾生活中生活，故執行初夜權的義務，就轉為第一個男子的戀愛。第一個男子因此可以得到女人的貞潔，就不能夠永遠得到她的愛情。若第一個男子娶了這女人，似乎對於男子也十分不幸。迷信在歷史中漸次失去了牠本來的意義，習俗卻保持古代規矩下來。由於××守法的天性，故年青男女在第一個戀人身上，也從不作那長遠的夢。「好花不能長在，明月不能長圓，星子也不能永遠放光。」××人歌唱戀愛，因此也多憂鬱感傷氣分。常常有人在分手時感到「芝蘭不易再開，歡樂不易再來。」兩人悄悄逃走的，也有兩人攔了手沈默無語，一同跳到那些在地面張着大嘴，死去了萬年的火山孔穴裏去的。再不然，冒險的結了婚，到後被查出來時，就應當把女的向地獄裏拋去那個辦法了。

當地女孩子因爲這方面的習俗無法除去，故一到成年家庭即不大加以拘束。外鄉人來到本地，若喜悅了什麼女子，使女子獻身總十分容易。女孩子明理懂事一點的，一到了成年時，總把自己最初的貞操，稍加選擇就付給了一個人，到後來再同第二個鍾情的男子結婚。男子中明理懂事的，業已愛上某個女子，若知道她還是處女，也將儘這女子先去找尋一個盡義務的愛人，再來同女子結婚。

但這些魔鬼習俗自然不是神所同意的。年青男女所作的事，常常與自然的神意合一，容易違反風俗習慣。女孩子總願意把自己整個交付給一個所傾心的男孩子，男子到受了某個女孩時，也總願意把整個的自己換回整個的女子。風俗習慣下雖附加了一種嚴酷的法律，在這法律下犧牲的仍常常有人。

女孩子遇到了這鄉長獨生子，自從春天山坡上黃色棣棠花開放時，即被這男子溫柔纏綿的歌聲與超人壯麗華美的四肢所征服，一直延長到秋天，還極其純潔的在一種節制的友誼中戀愛着。爲了狂熱的愛，且在這種有節制的愛情中，兩人皆似乎不需要結婚，兩人中誰也不想到照習慣先把貞操給一個人蹂躪後再來結婚。

但到了秋天，一切皆在成熟。懸在樹上的果子落下地，穀米上了倉，秋雞伏了卵，大自

然爲點綴了這大地一年來的忙碌，還在天空中塗抹一片華麗的色澤，使溪澗澄清，空氣溫暖而香甜，且裝飾了遍地的黃花，以及在草木枝葉間傳上與雲霞同樣的眩目顏色。一切皆布置妥當以後，便應輪到人的事情了。

秋成熟了一切，也成熟了兩個青年人的愛情。

兩人同往常任何一天相似，在約定的中午以後，在這古碉堡上見面了。兩人共同採了無數野花鋪到所坐的大青石板上，並肩的坐在那裏。山坡上開遍了各樣草花，各處是小小蝴蝶，似乎對每一朵花皆悄悄囑咐了一句話。向山坡下望去，入目遠近皆異常恬靜美麗。長嶺上有割草人的歌聲，村砦中有爲新生小犢作柵欄的斧斤聲，平田中有拾穗打禾人快樂的吵罵聲。天空中白雲緩緩的移，從從容容的動，透藍的天底，一陣候鳥在高空排成一線飛過去了，接着又是一陣。

兩個年青人用山果山泉充了口腹的飢渴，用言語微笑喂着靈魂的飢渴。對日光所照及的一切，唱了上千首的歌，說了上萬句的話。

日頭向西擲去，兩人對於生命感覺到一點點說不分明的缺處。黃昏將近以前，山坡下小牛的鳴聲，使兩人的心皆發了抖。



神的意思不能同習慣相合，在這時節已不許可人再爲任何魔鬼作成的習俗加以行爲的限制。理知卽或是聰明的，理知也毫無用處。兩人皆在忘我行爲中，失去了一切節制約束行爲的能力，各在新的形式下，得到了對方的力，得到了對方的愛，得到了把另一個靈魂互相交換移入自己心中深處的滿足。到後來，於是兩個人皆在戰慄中昏迷了，暗啞了，沈默了，幸福把兩個青年人在同一行爲上皆弄得十分疲倦，終於兩人皆睡去了。

男子醒來稍早一點，靈魂尙在回憶幸福裏浮沈，卻忘了打算未來。女孩子則因爲自身是女子，本能的不會忘卻當地人對於女子違反這習慣的賞罰，故人一醒來時，也並未打算到這岩主的獨生子會要她同回家去。兩人的年齡還皆祇適宜於生活在夏娃亞當所住的樂園裏，不應當到這「必需思索明天」的世界中安頓。

但兩人所作所爲業已到了向所生長的一個地方一個種族的習慣負責時節了。

「愛難道是同世界離開的事嗎？」新的思索使小岩主在月中沈默如石頭。

女孩子見男子不說話，知道這件事正在苦惱到他，就裝成快樂的聲音，輕輕的喊他，懇切的求他，在應當快樂時放快樂一點。

××人唱歌的聖手，